

中国科学家探险手记
zhongguokexuejiatanxianshouji

走进高原

zoujinggaoyuanshENCHUZHOUJINGGAOYUANSHENCHU

徐凤翔 著

深处

 海燕出版社

中国科学家探险手记

zhongguokexuejiatanxianshouji



走进高原深处 徐凤翔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● 追寻冰川的足迹 | 张文敬 | ● 世界屋脊探行 | 李明森 |
| ● 追踪大熊猫的岁月 | 胡锦涛 | ● 雪域湮没的残忆 | 李勃生 |
| ● 南极圈里知天命 | 高登义 | ● 闯荡在莽莽林海 | 赫重运 |
| ● 峡谷瀚海不了情 | 杨逸畴 | ● 真菌王国奇趣游 | 卯晓岚 |

ISBN 7-5350-2753-9



9 787535 027535 >

ISBN 7-5350-2753-9/P·2

定价：25.00 元

中国科学家探险手记
zhongguokexuejiatanxianshouji

走进高原

zoujinggaoyuanshenchuzoujinggaoyuanshenchu

徐凤翔 著

深处

 海燕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进高原深处 / 徐凤翔著. — 郑州: 海燕出版社,
2005.12

(中国科学家探险手记)

ISBN 7-5350-2753-9

I. 走… II. 徐… III. 青藏高原—少年读物
IV. P942.700.74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112355号

主 编 维 正
副 主 编 左 右
整体设计 皓 天
封面设计 赵晓战
版式设计 常红岩
图 片 徐凤翔

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
河南省郑州市经七路21号
邮政编码 450002
电 话 (0371) 65724903

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
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印 张 11.25
字 数 202千字
版 次 2005年12月第1版
印 次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1-3 000册
定 价 25.00元



【作者简介】

徐凤翔，我国著名的林业学家、生态学家。藏族同胞称其为“平娜卓嘎”——森林女神，但她从来不敢承认自己是森林女神，也不习惯别人称她徐教授、徐所长，而自称是“森林之女”或“自然之女”、“高原之女”、“灵山之女”，“木屋山人”。她常说，只要人们称她徐老师，青少年叫她徐奶奶，足矣！

目前的徐凤翔，“芳龄”七十挂零，满头白发，一脸沧桑，但却有一颗青春与活力常驻的心，满脑子装的是生态、绿化、环境保护和对青少年的教育。

在五十年学习、工作过程中，她从江南金陵到西藏高原，从研究森林生态到专注高原生态。退休后下了高原，却又上了灵山。半个世纪的沧桑之旅，大自然给了她常人未有的阅历和百味人生，造就了她“求实、苦干、持恒、奉献”的生活准则。磨练了她重（沉重）而实（充实）、淡（淡泊）而浓（浓情）的胸怀。两座木屋，一世情结，再加上她终生不醒的绿色之梦，看来，她的晚年也是够忙乎的！



写在前面

我这个人似乎负债累累。一是对家庭，由于经常跋涉山林，欠下家人很多感情债；二是对社会，尤其对青少年朋友欠了很多文字债。五十年闯世的历程，尤其是在西藏高原的近二十年，穿林海，跨雪原，翻山越岭，栉风沐雨，真算得上跨越过千山万水，体验过千难万险，饱含着一腔辛酸，留下了万千思绪。

我之所见，所行，所思，正如很多朋友所说，这不是常人所能拥有的。尤其是高原独特的景观与资源珍宝，我的确有责任向社会展示，向青少年朋友介绍。但是在一步步走向高原深处时，我越来越感到它那么博大精深，那么丰富精彩，不是浮光掠影所能描述的。如果感受一点就写一写，在我看来，不仅是肤浅，而且是对自然界的珍稀美景，对我个人经历的一种亵渎。所以这

些年来，我往往忙于补充收集资料，而迟迟没有动笔。

近年来，朋友们也多次建议、屡屡催促我快点写出来，我依然未作打算。而对我真真有所触动的是一位老友的话，他说：“如果我换了你，考察了那么多的名山大川，虽死也值了。”我已是古稀之年，来日不多。我想，从一般意义上来讲，我这一生是值了，但从向社会汇报来说还不能就此一走了之。所以偿还文字债的紧迫感越来越强。我开始感到担心，假如有一天我不能行动、不能说话、不能思维，甚至化作一缕青烟时，还没有还完“债务”，那真是空留遗憾啊！所以我经常在深夜、在凌晨、在考虑安排一些事务时，也会想到如何着手来还“债”。

自从《神奇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》在海燕出版社出版及一些专家、学者首次穿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进行考察的新闻报道以后，引起各方面的极大关注和强烈震撼。海燕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，有不少青少年写信问她：“为什么考察队伍中没有女科学家？”她回答说：“有啊，就是黄宗英笔下‘小木屋的主人’——徐凤翔奶奶。她不止一次地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林区考察高原生态、植被。”她就多次敦促我尽早地写出来，尽早地满足青少年的需要。

我在西藏高原，在时间上，经历了近二十个春夏秋冬；在地域上，走遍了东西南北的主要线路。个个中感受，真是五味俱全，甘苦交融。

近二十年的经历始终贯穿了一个字——难：难进藏，难扎根，难深入，难探秘。但有幸的是，我却成行了，并且扎根了（我现在是从西藏退休后返回内地的科技人员）。而且，在这个过程中，由于专业的需要和神奇高原的感召，我一步一步地往高原深处行进。西藏高原的奇景异珍向我撩起了神秘的面纱，给了我极大的享受。人生境遇如此，不亦乐乎！如此美景、如此境界、如此赏心乐事，不敢专享，仅以此书奉献给社会、赠送给热爱大自然的青少年朋友。

徐凤翔

2004年元月



作者在西藏林区



目 录

彝撒高原 / 1

少年壮志 向往边陲 / 1

西南林区的二度探访 / 13

年近半百 请缨援藏 / 14

新向高原 / 7

背着“嫁妆”独自上路 / 7

第一个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 / 19

帕隆天险 溜索飞渡 / 113

从锦绣江南到西藏江南 / 116

留得余晖育栋梁 / 119

申请扎根西藏/21

川西

川西藏东的四级“天梯”/24

沿盆地边缘 翻大渡河谷/25

川西林区 密林不再/26

折多山奇异天象 雀儿山冰雪世界/28

澜沧江国画山水 东大山险当“山大王”/29

夜宿怒江赏明月 千难万险过塌方/32

林区跋涉

帕隆峡谷奇山修林/37

林海花山色芥拉/42

花洋河谷 碧水青山/45

雅江河谷 林区历险/53

错高湖源 风雪惊马/57

察隅林区 绿意温馨/62

魂牵梦绕的岗乡密林/67

藏南四谷

郁郁葱葱的吉隆沟/77

樟木口岸的险与奇/80

温馨的亚东之旅/83

古寺古林 山南奇美/85

羌塘万里

敬谒珠峰大本营/92

观土林古格 慨历史沧桑/96

冲出狼群 走向圣山/99

领略盐湖美景 险陷色林沼泽/101

横贯羌塘的西东之途/106

当雄——那木措 一串特殊的回忆/111

冒险行程

初探墨脱 病后生还/117

二进墨脱 飞越峡谷/125

花甲之年 墨脱三召/129



人力刹车 绕过冰川/131
林中三叠泉瀑布 江边白衣仙紫薇/133
探究理论概念 保护珍稀物种/136
梦圆大拐弯/140
起程于帕隆天险/143
岩旁露宿残月伴/147
帕隆温泉 濯足洗尘/149
绕行帕隆小拐弯 驻扎扎曲小山村/150
雅江湾流绕仙山 巨石垒岸证沧桑/154
系统荟萃的溯源考察/160
后记/169
编者的话/171



憧憬高原

我中学时代爱好文学，尤其是中国的古典文学，考大学时想报考文学专业。人生道路上有许多偶然，没想到我却做起了终生不醒的绿色之梦。我家世代居于江南，我是个典型的江南女子，与西藏高原没有任何的亲友或信息上的联系。然而选择这条艰难的，外向型（野外工作为主）的高原之路，从我的性格来讲，又有一定的必然性。

憧
憬
高
原

少年壮志 向往边陲

我进大学选择林业是受到了绿色的召唤。当时一次偶然的会读到了我的老师，中国第一任林业部部长梁希先生的诗文：“让黄河流碧水，教赤地变青

山……四季花香，万壑鸟鸣。把河山装成锦绣，将大地绘成丹青。新中国的林人，同时也是新中国的艺人……”由于受到他的影响，我选择了绿色事业，进了“林家大院”，就读于南京大学森林系（后改名为：南京林学院、南京林产工业学院、南京林业大学）。而且越学，越走，感情越投入，决定了“终身相许”。

1955年夏，大学毕业时，我就特别憧憬边疆、高原，在毕业志愿书上义无反顾地填上新疆、西藏，末了，还幼稚地加上一句：如果台湾解放了，就到阿里山林区去。我觉得我搞的专业是林业，当然要到边远林区去，如新疆的天山林区，西藏的藏东南林区，甘肃、云南的边远林区等。从一些资料上我也得知，在西藏的东南部不光是雪山、草原，更有连绵的森林。

那个年代的学生不但服从分配，而且自愿到边疆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我记得

畜牧系有一个比我早一年毕业的姓祝的女同学，她家在上海，自愿到新疆牧场去工作。离校时，我去送她，很羡慕她可以在草原上策马飞驰，我还嘱咐她别忘了给我带一顶新疆小帽回来。

当时大学生毕业填写志愿的情怀，让现在的年轻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，或许认为是矫情。但当时的大学生的确是由衷地、愉快地踏上社会。这也许是时代造成的差别吧。

当时的南京林学院刚从城里搬到郊外，叫“出城建院”。新校址锁金村与原校址中间隔着玄武湖。在一片农田荒地



林业实践课——绿化荒山

中新建了两座楼，因还未启用，就安排我们应届毕业生去看守，所以南京林学院的第一批居民就是我和我们班上的几个同学。记得公布我们这一届毕业分配名单的那天，学院通知我们几个看守新校舍的同学回原校址（丁家桥）参加毕业典礼。

那是一个夏日的清晨，我们几个同学兴高采烈地返回原学校去参加毕业典礼。路过碧波荡漾的玄武湖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，真像以前见过的一张苏联图片《女大学生走向社会》一样欢快明朗。玄武湖的荷花有粉色的，有白色的，含露迎风，



20世纪50年代初的徐凤翔



充满生机，似乎昭示着我们走向社会应有如是精神。经过紫藤花架时，又联想到我可能不久会在新疆的葡萄架下，或者在西藏林区的古树青藤中。记得当日我还穿了一件自认为是最好的衬衫（一件普通的棉布短袖衫），粉红的底色上印有白花和绿叶，很是别致典雅。从周遭的环境，个人的衣着到当时的心情，都反映出我的朝气与生机。

可是分配的结果却并不令我满意。学校分配我留校任教。虽然知道教学也很重要，但总觉得不如到边疆去有那么一种豪情满怀的感觉。



大学毕业前夕的徐凤翔

西南林区的二度探访

身居金陵，留校任教，工作和生活条件一般来说是优越的，可以安居乐业。但我有一颗不安分的心，尤其所任课程是森林生态学，更增加了我探索大自然，考察太林区的向往。在教学过程中，我注重实践环节，经常带学生或自我找机会去野外考察。

20世纪50年代末，60年代中期，我有两次到西南林区考察的经历。一次是中苏联合考察西南林区，学院派了两名年轻教师参加，我是其中之一。作为年轻教师，能被派出进修、学习、考察，是很荣幸的。尤其对我来说，能到西南林区，更是衷心的希冀。我们从滇南到滇西北，从大理的苍山、洱海，到丽江的玉龙雪山，然后进迪庆藏族自治州，在中甸一带考察。沿途纵览西南山区的森林，从亚热带山地阔叶林到山地温带云南松林，亚高山寒温带云、冷杉林，从玉龙雪山垂直分布的密林、灌丛、草甸到中甸林区壮观的原生林。

在这次联合考察中，因为有几名苏联专家，所以配备有保卫人员，其中有几位藏族士兵，他们平日衣着便装，外出考察时在队前探路当向导。他们有一些“职业”动作，可以说是一种信号。通常他们把枪挎在肩上，枪口冲下，我们就知道这是前方无险情的暗示。有时在林中小道上，他们猫着腰，端着枪，我们就知道他们观察到了什么异常的情况，或嗅到一些异常的气味。那是1959年平叛后不久，因而他们倍加警惕地执行着任务。

我们在西南林区见到了若干个大小不一的高山湖泊，湖水碧蓝，清澈见底，周围森林环抱，远处雪峰林立。真觉得在这样静谧的自然环境中生活，工作是多么惬意的事情。当然，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，条件也是很艰苦的。一次，我们在野外作业时，刚刚还是晴朗天气，一片乌云上来就突然下起了冰雹。开始，冰雹小

如蚕豆，大似核桃，我们没有将其当回事。但接着一阵拳头大小的冰雹砸了下来，当时我们正好走进一片大云杉林里。大家赶快往树冠下跑，真有点抱头鼠窜的味道。这场由一股短暂气流经过所造成的冰雹很快就过去了，雹过天晴，周围还是蓝天白云。巨木森森，只有被冰雹摧残的幼树灌草一片狼藉，我们又说说笑笑地工作了。

对于这次考察学习的机会我极为珍视，打算在实践中锻炼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。但是说来惭愧，那时刚成家两三年，生活上还是很幼稚茫然。到达考察队后总觉得胃部不适，还伴有呕吐的现象，自以为是搞林业的经常野外工作造成的职业病——胃病，却不知道是身为妇女的问题——怀孕了。周围的朋友觉得不对劲，一定要我去检查，我说不要紧，无需检查，只是胃有点不舒服。朋友大概是受考察队的委托，陪我去检查，结果真的是怀孕了。这样，考察队就动员我回校。我觉得，工作还没有结束就走，太遗憾，就坚持要求留下来继续参加考察工作。但是考察队领导认为他们不能负这个责任，就和学校党委联系，学校随即发来电报让我回校。不得已，我只得抱着遗憾返校。当朋友们送我上车的时候，我真的伤感落泪了，觉得做妇女有过多的负担与不便。同时在心里默默地说：西南高原，我还会再来的。这就是我的第一次（确切地说，应该是半次）西南林区之行。虽然中途因故提前返校，但这次林区之行却更激励了我对西南高山、高原绵延不断的追求与探访。



考察西南林区时的徐凤玲

我第二次到西南林区考察是1966年初春。当时，国家林业部从各个林业科研院所、院校抽调人员，准备进行一次全国森林主伐更新调查、复查。这时我的第二个小孩才一岁多，但得此信息后，我主动请缨，得以参加了这项工作。全国分片分组时，我争取到了云南组。主要工作对象是云南松林的主伐更新状况及规程的修订。这次调查经过四川林区到云南林区，从滇西北一直到滇南部的南盘江流域，以及东部的景东、思茅林区，深入到云南松林以至思茅松林。在这半年当中，我们沉浸在松林绿色的世界中，既考察高大挺拔的成熟林，又调查茁壮生长的中幼林，更分析火灾、病虫害、乱砍滥伐等因素对松林的影响，并据此提交了《〈云南松主伐更新规程〉的修订建议》。

年近半百 请缨援藏

20世纪70年代中期，中国仍处在动荡年代。在自然灾害方面，地震频繁，灾情严重；在社会生活方面，国家几位重要的领导人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总司令等相继去世。全国人民处于悲痛的氛围之中。作为教师，我只能怀着“杞人忧天”的

思绪，认真地做好自己的专业工作。我主动承担任务，出差到林区，收集资料，编写教材。在这期间，除了华东、华南林区的考察外，我仍然非常怀念西南林区，于是又到四川林区去考察。

当考察告一段落返回学校时，校内风传着有三名毕业生将要分配到西藏工作。这三个名额将落实在林学系毕业班的40个工农兵学员中。学校上下沸沸扬扬，气氛紧张。

我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心里就想：西藏是我从50年代就向往的工作场所，现在那里来要人，说明那里缺人，工作需要。于是我盘算了行动步骤，首先是要征得家庭的同意与支持。

记得在夏日的当晚，我和先生范自强商量说：“我有件事情，需要开个家庭会商量一下。”当时大女儿徐凌高中快毕业了，儿子范霄鹏还在上小学。我们一家四口围在一张方桌旁，对着墙上挂着的毛主席、周总理的遗像，我怀着既虔诚又沉重的心情谈了我的想法和打算。我的意思是：我们所崇敬的、国家的顶梁柱——几位领导人相继去世，国家的前景令人担忧；我应该化悲痛为力量，为国家分忧；现在西藏需要林业人才，所以我想到了西藏去从事林业教学、科研工作。

讲完以后，我先生立即说：“我也去，我是搞化学的，走遍天下都需要，我去教化学。”那时的高中毕业生都是要插队的，女儿徐凌说：“我到西藏去插队。”儿子范霄鹏则兴奋地说：“我到西藏大草原上骑马去。”那一夜，我们开了一个在现代人看来很可笑、而当时却是很由衷的家庭会。然后，我就向学校写了份报告，申请去西藏。领导见到申请后，当然是肯定我的心愿，但对去西藏的问题却没有回音。也许他们觉得这个人不识时务，人家要的是学生，学校为了完成任务，单动员工作就已经够忙活的了，你这个教师横插一杠子干什么？所以1976年没能成行。

1977年，我在北京参加林业部全国林业展览的布置工作，冬季返回南京，同事们告诉我一个有关援藏的消息——南京林学院要派两名教师去西藏农牧学院教学，其中要有一名教森林生态学的。我想：在同事中有人是真心想到了我，记得我曾经写过援藏申请书；也可能有人持怀疑态度，想看看我对援藏的态度。听了后，我毫不犹豫地：“我去！”

我立即向系、院的领导提出申请，他们劝我说，女同志身体比较弱；家里有小孩，两地分居不方便；这里的教学任务也走不开等。我告以一切都已安排好，我去意已决。他们又说，那你打份正式报告，而且要征得范老师的同意。

记得1978年元旦，我在家里认认真真地写申请报告。在报告中我写了以下几个方面：其一，西藏祖祖辈辈的人能在那儿生活，我也能；其二，新中国成立后、民主改革以来，组织上经常派援藏干部进藏，他们能在那儿工作，我也能；其三，

以前我经常带学生到野外工作、实习，还曾经在西南林区考察，有森林生态的教学经验，现在培养藏汉干部需要教师，我更应该去。

至于两年没有假期、寒暑假不能回来、家怎么办的問題，我是这样回答的：孩子们渐渐大了，小儿子读初中，大女儿马上要去延安插队，家里没有问题。两年的寒暑假对我来说正好可以进行林区考察。

当时的援藏待遇是原单位发工资，西藏发差额部分（每月四五元）。无论是当时，还是现在，我都认为当工作需要你时决不能讨价还价。

我从生活、从身体、从时间、从待遇上都陈述了我能赴藏的理由，一言以蔽之：我自愿地、无条件地到西藏去工作。

申请书写完以后，我拿给我先生看，对他说，学校要你表态、签字。而我心里却有点好笑，似乎把西藏看成是有去无回了，就像病人动手术前，医院让家属签字，表示生死责任家属自负似的。对于我先生的态度我是知道的，他支持我的事业、支持我援藏。我估计他会写“同意徐去援藏”，或者按当时革命化的词句写“坚决支持徐去援藏”。没想到我先生在申请书上写了长长的一段话：“记得毛主席给他的老师徐特立先生写过一封信，里面有‘革命第一，工作第一，他人第一’的话，我们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生活和工作的，所以，我同意徐凤翔去援藏！”看到他这样的态度，我真是一股暖流回淌在心胸，家庭的理解和支持是多么坚强的后盾啊！于是高原之行得以实现。

回顾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，我对高原的痴心向往、苦苦追求，历时二十余年，数次争取，直到1978年，年近半百、两鬓斑白时才能成行。进藏之难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在西藏近二十年的工作中，知道援藏的人很多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很虔诚地、自愿地、愉快地服从分配去的，他们不计报酬地长期奉献在边疆，是一批“献了青春献终生，献了终生献子孙”的“老西藏”。在恶劣的环境中，对待工作、生活的态度，既是个人的向往与生活目标的反映，更是时代风尚和精神的体现。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很单纯，是随着招展的红旗，愉快地走上贫瘠而崎岖的道路，迎着艰辛前进的。这在现在看来，或许会说傻吧。而对我来说，更是傻到一往情深。二十多年身在江南，心向高原；近二十年的告别锦绣江南，投身高原林海，织成了我终生不悔、终生不醒的绿色之梦、高原之梦。